

民国那些人

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，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，
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。



CCTP 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徐百柯 / 著



K820.6/19

2007

民国那些人

■ 徐百柯 /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那些人/徐百柯著.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7.7

ISBN:978-7-80211-487-6

I.民… II.徐… III.访问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0978 号

民国那些人

徐百柯 著

出版人 和 龔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 (010)66509360 66509366(编辑部)

(010)66509364(发行部)

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ctpbook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

开 本 965x670 毫米 1/16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17.75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8.0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《冰点周刊》最佳专栏“钩沉”获奖词：

一个出色的专栏，最难得的品质在于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徐百柯的“钩沉”专栏就符合这种品质。从《冰点周刊》创刊之日起，他独自承包了这个专栏，从历史记忆深处，为今天的人们钩出一个个已被遗忘的人物和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“钩沉”专栏的出色之处在于：它是史与诗、学与识、才与情、旧与新的融汇贯通。它像一壶陈年佳酿，越品越有滋味。“钩沉”絮絮叨叨、呢呢喃喃、没完没了，其实在向读者叙述一个主题：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，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。他们那样地想着，那样地活着。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，但他们守护、在意、体现的精神、传统、风骨，已与我们相去甚远。读着他们，我们感到恍若隔世；抚摸历史，我们常常浩叹不已。

将这些过往人物，端上今天的报面，首先要有一个充足的新闻由头，才能将历史和现实嫁接起来。徐百柯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；他总是从今天相关的人物或场景切入，从而“激活”一段陈年往事。

将本年度《冰点周刊》“最佳专栏”奖给徐百柯：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，唤醒了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。



序 言

底子上都有一个“士”字守着

2004年6月《冰点周刊》创办时,我主持《冰点·人物》版,“钩沉”便是其中的一个专栏。事实上,这个专栏是为百柯量身定做的。说起来也没有太多的道理,《冰点周刊》初创时,可谓兵强马壮,仅记者就有10人,而百柯只是其中的一个新人:到报社工作尚不满一年,还未写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。但有关百柯没有继续留在北大读博如何可惜等等传言,我还是有所耳闻的。这让我笃定他是这个专栏的不二人选。

此前和百柯的过从谈不上甚密。他硕士毕业来报社应聘,恰巧那次我是面试人员之一。问:过去读不读《中国青年报》?百柯厚道一笑,但毫不忸怩,回答:没怎么读过,原因是身边找不到这份报纸。知道这以前百柯还参加过报社摄影部的一次考试,据说笔试第一。可当摄影部主任问他:过去拍过新闻照片吗?回答竟是:没有。又问:为什么想到摄影部工作?回答:听说《中国青年报》摄影部在摄影圈里最牛。

这样的回答别人不知如何看待,反正在我这里是加分的。百柯后来留在采访中心当记者,我们成了同事。尽管没有业务上的直接合作,但他写的东西我还是要读的。很快他这一批来的记者被派往地方记者站锻炼,百柯到了下面写的东西不多,人像消失了一样。直到《冰点周刊》创刊,在报社招兵买马时,我才又想到了他。

“钩沉”这个专栏,定位是故去的学人。有的故去久一些,有的故去不久一些,但大抵都是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。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:

新旧交替、中西碰撞、风云际会，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、气质、胸襟、学识和情趣。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，可谓千人千面，但内里全不失风骨、风趣或风雅，底子上都有一个“士”字守着。总而言之，是一批不失“硬朗”，而又“好玩”、“有趣”的人。

这样的调子确定下来，编辑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，接下来的工作，从选人、选材、立意，到钻故纸堆、寻访相关采访对象，全由百柯来做。我是大撒手。每周到了拼版前一天或两天，打开稿库，“钩沉”一准候在那里。最初几篇，我还需要在文字上“推敲”一番，及至后来，百柯甚至连文字“推敲”的空间也不给我留。他是一个做事情有标准的人。

从《冰点周刊》创刊之日起，百柯每周为“钩沉”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，不间断写了将近两年时间，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，钩起70多个人物。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，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鲜为人知的那面。还有一些人物，百柯如果不写，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。这些神态各异、个性多样、观点不一、命运多舛的学人，汇集起来便成了眼前这本《民国那些人》。作为这些文字的原始编辑，今天重读这本书稿，一时间竟变得恍惚起来：这是经我之手编辑的那些“钩沉”的文字吗？尽管当初设置这个专栏时就有了将来出书的打算，但每周读一篇和一口气读完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。这大约就是所谓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”的道理吧。

百柯通过“钩沉”，已经聚起一批小众读者。这个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，经常被拥趸们误以为早已过了不惑之年。而他也确实从当初开“钩沉”专栏时的那个新手，历练成今日《冰点周刊》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
我相信，百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中央编译出版社又让这种意义变得重要了起来。

杜涌涛

《中国青年报·冰点周刊》主编



「目 录」

1 在辉煌的余光下

李 济：中国考古学之父	3
李赋宁：说不尽的英语	7
冯友兰：两束雄文，一抹背影	10
赵元任：多“好玩儿”的语言	14
梅汝璈：孤寂大法官	17
顾维钧：民国第一外交家	21
叶企孙：大师的大师	24
吴大猷：孔子式的物理学家	27
丁文江：出山要比在山清	30
何 廉：经济学一叶	33
谭其骧：绕不过的“悠悠长水”	36
陶孟和：把“社会”变成“学”	39
蒋廷黻：蒋廷黻的那股“劲儿”	42
卢作孚：一个传奇大亨	45





2 守护气节的身影

- 邓广铭:逝去的学风 51
- 雷海宗:历史的碎片..... 54
- 潘光旦:教育的忏悔 57
- 吴组缃:尊重自己的尺度 60
- 徐中舒:从不说假话 63
- 傅 鹰:被毛泽东“钦点”的教授 66
- 容 庚:宁跳珠江,不批孔子..... 69
- 蒋天枢:师道的重量..... 72
- 杨廷宝:建筑为了什么..... 75
- 赵紫宸:工楷写耶稣..... 79
- 蔡公时: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..... 82
- 蒋百里:亦武亦儒真豪杰..... 85

3 一校之长,今安在

- 周诒春: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 91
- 梅贻琦:中西合璧真君子..... 94
- 蒋南翔:两种传统之间 97
- 蒋梦麟:北大“功狗” 100
- 马寅初:硬朗的“兄弟我” 103
- 傅斯年:刚正不阿真书生 106





张伯苓:巍巍乎南开大校长	109
陈 垣:保住民族的文化	112
唐文治:如何“读经”	115
陈序经:能请来大师的校长	119
许崇清:独立之思想	122
马相伯:一老南天身是史	125
李登辉:被遗忘的复旦校长	128
陈望道:不止译宣言	131

4 前辈已逝,不可追

王芸生:彻头彻尾的新闻人	137
张季鸾:“民国故报人”	141
胡政之:报人逝,报纸亡矣	144
邵飘萍:昔日《京报》的“铁肩辣手” ...	147
林白水:嫉恶如仇,以身殉报	150
黄远生:从末代进士到开山记者	153
孙伏园:他走了,副刊死了	156
方大曾:传奇消失在 1937	159
王小亭:“缺一半”的抗战影像	163
张元济:不可再现的高度	167
王云五:谴责与推崇之间	171
伍联德:留下一片旧时风月	174





徐伯昕:生活书店掌舵人177

5 真名士自风流

王 瑶:魏晋风度183

金岳霖:断裂的逻辑186

叶公超:还是文人最自由190

陈贻焮:教授的性情193

曾昭抡:不修边幅的名教授196

刘文典:世上已无真狂徒199

黄 侃:“斯文”的传说与真实202

蒙文通:儒者豪迈205

缪 钺:清淡文人208

何 鲁:真名士自风流211

罗念生:我不要那个,那个是虚的214

周太玄:科学家的人文情怀217

袁翰青:化学家的别样气质220

丁西林:奇妙的混合体223

施蛰存:逝去的风度226





6 背影渐远,犹低徊

司徒雷登:别了? 司徒雷登	231
杨 晦:沉默的五四英雄	234
张申府(上):记忆的证明	237
张申府(下):真相的颜色	240
曹聚仁:一根会思想的芦苇	243
吕彦直:中山陵的记忆	246
吴兴华:天才的悲剧	250
马约翰:体育亦有名家	253
曹靖华: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	256
杨荫榆:找不到真实面貌	259
陈西滢:傲慢与偏见	262
 林 庚: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(张伟)..	265



1 在辉煌的余光下

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,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。
他们那样地想着,那样地活着。时间上他们其实离
我们很近……



李 济	李赋宁	冯友兰	赵元任	梅汝璈
顾维钧	叶企孙	吴大猷	丁文江	何 廉
谭其骧	陶孟和	蒋廷黻	卢作孚	



李 济

中国考古学之父

李济(1896—1979),字济之,湖北钟祥人,清华毕业后留美,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。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,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。

他有一个梦想。

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“自撰简历”的最后写道:“要是有机会,还想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、波斯去刨坟掘墓、断碑寻古,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。”

那一年,他 22 岁,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。后来,他果真去“刨坟掘墓寻古迹”了,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或是波斯,而是在中原的河南、山西和山东。

1926 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,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。1930 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,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。

如今,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,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。只不过,大多数人对他却闻所未闻。

1928年至1937年,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,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,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。直至今日,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。

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,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——李济。

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。他领导的安阳发掘,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——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夏鼐、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,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。

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,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:近60年的岁月里,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,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,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。

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“中国学界”缩小为台湾学界,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。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,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,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
1959年,以《考古》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“围剿”。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《考古》,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。此后,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,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



1928年至1937年,李济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,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,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。图为李济在殷墟发掘现场。

野中。

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“围剿”的反应如何，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，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，充满了政治术语，对出土地、器物、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“保密”。

“我想，按照他一贯的标准，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。”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。

据说，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，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，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。

李济去世后，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，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“李济考古学奖学金”。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，但经“请示”后，此事却不了了之。李光谟听说，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：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。

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：“那是1981、1982年吧，唉，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……”

儿子眼中，李济相当固执，总是直道而行。“他不知道拐弯的，有时候。”

李济去世后，人们回忆：“他是一个被上级、同僚、晚辈、学生害怕的人，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。”其实岂止“害怕”，在有些人眼中，此人简直就是可恶。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，称李济为“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”。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“学阀”，但饶是刻薄如李敖，也从不否认他身上“迷人”的一面。

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，此后，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



李济手里拿着的是1929年殷墟出土的唯一一块仰韶式彩陶片。



1935 年李济(左四)与“史语所”同仁在河南安阳袁家花园合影。

各一方,路途迢迢。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,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?隔海相望殷墟,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?

这些问题,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,甚至连李光漠也无法回答,但他说:“1977 年,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《安阳》,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。”